

熠熠生辉的军民鱼水情

藏蓝长河十八载

陈德文

王如晓

四十余载粉笔生涯,寒来暑往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子,许多过往如指间沙般悄然流逝,唯独1992年春游的那段经历,如陈年佳酿,在记忆深处愈发醇厚。每当忆起那抹耀眼的军绿,那一张张温暖的笑脸,心底便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那段军民鱼水相依的往事,镌刻成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永远难忘。

春游载欢,研学向湛江

1992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更添几分明媚。茂名市二小五年级的三百余名师生,怀着对港城的憧憬,踏上了前往湛江的春游之路。彼时的春游没有专业旅游公司打理,学校特意从市公共汽车公司租用了六辆公交车,我作为学校领导之一,全程陪同孩子们出游。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校园里便已热闹非凡,很多同学未去过湛江,已迫不及待了。孩子们背着装满零食的书包,穿着整齐的校服,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同学们在老师们的有序带领下,大家依次上车,车门关上那一刻,车厢里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不知是哪班同学先起了头,紧接着,各班班的歌声此起彼伏,一场自发的唱歌比赛在车队中悄然展开。清亮的童声穿透车窗,飘向沿途的街道与田野。过往司机和路上偶遇的行人,望着这支载满歌声的车队,露出会心的微笑。那时,还未有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一路欢歌中驶进湛江这座海滨城市。

我们的行程紧凑而充实,海滨公园的海风轻拂着孩子们的发梢,同学们还在指点远处海上停留的军舰,不久又听到儿童公园的游乐设施传来阵阵欢笑,湖光岩的湖光山色更让师生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和湖光山色的大美。在湛江水产学院(如今的海洋大学),孩子们好奇地观察着实验室里的海洋生物标本,听着老师讲解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知识,眼神中满是求知的光芒。但于我们而言,真正让这段记忆刻骨铭心的,是回程时那场始料未及的意外,以及意外中收获的温暖与感动。

归途遇险,误传讯息

正当师生们带着游玩的疲惫与满心的欢喜,准备踏上归途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走在车队最后的第六辆车,在行驶到一段陡坡路段时,突然发出“嘭当”一声巨响,随后便熄了火,再也无法启动。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下车查看情况。只见司机师傅打开引擎盖,眉头紧锁地检查着零件,额头上很快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环顾四周,这里地处偏僻,道路两旁全是茂密的木麻王林,放眼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户人家的踪影都看不见。

更让人焦急的是,那个年代手机尚未普及,沿途也没有固定电话,我们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50多名学生中,有

不少孩子已经面露慌张,小声地向老师询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车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呀?”我强压下心中的焦虑,一边安抚孩子们:“大家别害怕,司机师傅正在修车,很快会修好车,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我们一边安排随行的体育老师赶紧沿着道路寻找可以联系外界的方式。那位老师二话不说,顺着路面向远处跑去,身影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

等待的时光格外漫长,孩子们的歌声渐渐停歇,车厢里开始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司机师傅反复检查着车辆,却始终找不到故障的症结,急得满头大汗。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分头行动,有的陪着孩子们聊天,有的帮忙给司机师傅递工具、递水,尽量缓解现场的紧张气氛。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那位外出寻找电话的体育老师终于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说自己跑了三四路,才在一个气象站找到了一部固定电话,已经联系上了学校,告知了车辆故障的情况,请学校安抚好家长。

可我们事后才知道,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原来是:“六辆车返回了五辆,第六辆车坏了,正在维修”,竟被误传成了“土话”“六台车翻了(番来)五台,还有一台在维修。这个由白话与普通话误传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家长群。一时间,学校门口挤满了焦急万分的家长,大家纷纷要求校长给出说法,有的家长甚至急得哭了起来。校长虽然知道这大概率是误传,但由于无法与我们取得直接联系,也只能一边安抚家长,一边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消息。而此时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仍在原地苦苦等待着救援。

军绿驰援,情暖师生

就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一阵嘹亮的歌声从远处传来,紧接着,一辆军用卡车沿着山路缓缓驶来。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立刻带着几位老师上前挥手示意。军车缓缓停下,车窗降下,露出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同志,请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一位解放军同志探出头来,语气温和而坚定。我连忙说明情况:“我们是茂名市二小的师生,带着三百多个孩子春游,回程时这辆车子坏了,现在联系不上外界,孩子们都饿了,麻烦你们帮帮忙!”

几位解放军同志听完,立刻下车查看了车况,随后其中一位同志拿起对讲机,向部队首长详细汇报了情况。“请放心,我们马上安排救援!”挂完对讲机,他转身对我们说,脸上带着让人安心的笑容。不到半小时,两辆载着解放军修车战士的军用卡车便疾驰而来,车身上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几位战士迅速下车,其中两位帮忙修车,另外的动作麻利地组织孩子们有序上车。“小朋友们,不要挤,慢慢来,叔叔抱你们上车!”那些胆子小的女同学,战士们直接弯腰抱起,小心翼翼地放进车厢;那些

大胆懂事的男孩子,他们则耐心引导,并帮忙拎起沉重的书包。

很快,50多名师生被安全转移到了附近的南海舰队军营里。走进军营,只见飘扬的军旗,整齐的营房、整洁的操场,挺拔的木麻王树,更有那些练兵器材,都让孩子们感到新奇又敬畏。部队首长早已在军营门口等候,见到我们,热情地走上前来:“老师们、小朋友们,一路辛苦了,快到食堂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好吃的了!”原来,战士们已经预先把孩子们没吃饭的情况汇报给了首长,炊事班的同志们特意加急准备了食物。

走进食堂,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餐桌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鸡蛋面,一屉屉松软可口的白馒头,一碟碟清爽的小菜,整齐地摆放着。孩子们早已饥肠辘辘,在老师的安排下,大家有序入座,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叔叔,这面条真好吃!”一个小女孩抬起头,对着旁边盛饭的战士说道,脸上沾满了汤汁,像只小花猫。战士们被逗得哈哈大笑,又给孩子们添了满满一碗面条:“好吃就多吃点,还有还有!”

军民同乐,欢声满军营

吃完饭后,部队首长担心孩子们待着无聊,又怕大家还在惦记着修车的事,便安排战士们带孩子们在营区内活动。几位战士主动给孩子们讲起了战斗故事,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士们用朴实的话语,讲述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发出阵阵赞叹,眼神中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还有几位战士给孩子们讲起了雷锋的故事,“雷锋叔叔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些助人为乐的小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孩子。

故事讲完后,老师们提议:“我们给解放军叔叔唱首歌吧!”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全体同学的响应。“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熟悉的旋律响起,战士们齐声合唱,歌声嘹亮而真挚。战士们也被感染了,跟着一起唱了起来,食堂里变成了歌声的海洋。随后,女同学们自告奋勇,表演了在“六一”演出的歌舞节目。《小背篓》的旋律轻快活泼,孩子们的舞姿天真烂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声悠扬,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洗衣歌》则再现了军民团结的温馨场景,孩子们的表演赢得了战士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也不甘示弱,为孩子们演唱了《打靶归来》《咱当兵的人》等歌曲,铿锵有力的歌声,展现了军人的豪迈与担当。

一时间,军营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早已忘记了刚才的焦虑与不安,与解放军叔叔们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围着战士们问东问西,好奇地打听军营里的生活;有的孩子拉着战士的手,分享自己春游时的见闻;还有的孩子拿出自己带的小零食,硬要塞给战士们吃。战士们耐心地回答着孩子们的问题,温柔地抚

摸着孩子们的头,眼神中满是疼爱与呵护。阳光透过食堂的窗户,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温暖而耀眼,那一刻,解放军叔叔与孩子之间仿佛没有了距离,只剩下浓浓的鱼水深情。

依依惜别,情谊历久弥新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司机师傅匆匆赶来,告诉我们,在解放军师傅的帮助下,车子已经修好了,可以出发回家了,我连忙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学校。电话里,听到校长讲述的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但听到这个消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一个个恋恋不舍地看着身边的解放军叔叔。“叔叔,我们能再跟你们玩一会儿吗?”“叔叔,你们以后会去茂名看我们吗?”“叔叔,谢谢你们的面条,真好吃!”孩子们拉着战士们的手,迟迟不肯松开。战士们也舍不得可爱的孩子,有的解放军还纷纷从口袋里掏出签上自己名字或留言的笔记本,或其它小物件,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小朋友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长大以后当兵,来接我们的班,保卫祖国。”

在老师们的反复劝说下,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登上了公交车。车子缓缓开动,孩子们纷纷探出头,对着站在军营门口挥手的解放军叔叔大喊:“解放军叔叔再见!”“谢谢你们!”战士们也用力挥着手,目送着车队远去,直到车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车厢里,孩子们的歌声再次响起,但这一次,全部是唱颂解放军的歌,歌声中多了几分不舍与感恩。

回程的路上,我望着窗外渐渐逝去的军营,心中感慨万千。原本一场突如其来意外,却因为解放军叔叔的热心帮助,变成了孩子们最开心、最难忘的一天。而我也深深体会到,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人民最可靠的后盾,他们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军民鱼水情”的深厚情谊。

如今,三十多年的时光悄然流逝,当年的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有的成为了教师,有的成为了医生,有的成为了军人,但每当师生相聚,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起那段难忘的经历。解放军叔叔们的音容笑貌,军营里的欢声笑语,那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鸡蛋面,以及解放军战士讲述的那些真挚动人的故事,都成为了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那段军民鱼水情,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的教学生涯。我当老师和当校长都时时作为传统教育给孩子们讲,它温暖了不少学生,也温暖了我的一生。它让我明白,善良与奉献是世间最珍贵的品质,而军民团结则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份情谊,跨越了岁月的阻隔,沉淀在记忆长河中,成为了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温暖印记。我会将这段故事永远珍藏,以关工委成员的身份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这份军民鱼水情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藏在记忆里的“大肠酿”

黎丹

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粤西高州,大仁塘村,于我们这代70后而言,母亲亲手做的“大肠酿”,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吃食,而是刻在味蕾深处,揉进骨血里的乡愁。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温饱便是最大的心愿,乡下人吃饭,从不敢奢求山珍海味,只求一碗粥、半碗饭能填饱肚子。而猪大肠灌糯米,“大肠酿”,妙妙在既当饭又当菜,糯香扎实,最是“顶肚”,一口下去,满是踏实的满足感,成了我们乡下孩子,朝思暮想、盼了一整年的人间至味。

这美味,从不是寻常日子能吃到的,要等到腊月,年的脚步近了,母亲才会细细筹备,让这缕浓香,飘满整个新年。我至今清晰记得母亲做“大肠酿”的每一个细节,那些画面,像老照片一样,牢牢印在脑海里。那时的用料极简,没有如今的繁杂,却藏着最纯粹的乡间鲜香:炒得酥脆的花生碎,烘得喷香的黑芝麻,软糯的绿豆,泡得粒粒饱满的糯米,再切上少许五花肉条,简简单单几样食材,便是童年最奢的期待。

母亲做这吃食,向来细致耐心,从不含糊。先把糯米用清水泡上一个时辰,直到米粒发胀圆润,淘洗得干干净净;再将花生、芝麻炒出焦香,碾碎后和绿豆、肉条拌在一起,撒上少许盐调味,简单一搅,香气便先勾得人直咽口水。最费功夫的是处理猪大肠,母亲会抓一把粗盐,一

遍遍反复搓洗,用指尖揉去肠壁的腥膻,直到大肠变得清爽白净,没有一丝异味。而后用粗麻绳扎紧大肠的一端,拿着小瓷勺,将拌好的馅料一点点往里灌,填满至饱满,再把另一头牢牢扎住。

大锅烧滚沸水,将灌好的“大肠酿”放进去慢煮,柴火噼啪作响,锅里咕嘟冒泡,糯香、肉香、花生芝麻的香,顺着锅边飘出来,漫遍老屋的每一个角落。煮熟捞起,母亲会踮着脚,把沉甸甸的“大肠酿”,高高挂在屋厅横梁的木钩上。风穿过堂屋,香气悠悠飘散,阳光落在油亮亮的“大肠酿”上,那是年里最动人的光景。要吃饭时,切下一段,放在锅里煎得金黄焦香,外皮微脆,内里软糯,我们兄妹四人早已围在木桌边,眼巴巴地望着,小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欢喜,等着母亲递上这一口盼了整年的美味。

这传统吃食,做起来烦琐细碎,耗工夫、费心神,可母亲从来不曾嫌过麻烦,她总说,过年了,再麻烦,也要让孩子们尝一口念想。如今的“大肠酿”,早已变了模样。馅料里添了腊肠、鲍鱼、瘦肉、香菇、木耳,甚至还酿进了流油的咸蛋黄,食材愈发精致,滋味也丰富了数倍。可我曾去过无数次新式做法,却再也寻不回儿时那一口纯粹、温暖的香。不是味道变了,是藏在味道里的心意与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童年最得意的乐事,便是饭

后悄悄藏一块温热的“大肠酿”在裤袋里,揣着满心的欢喜,跑出去和小伙伴在村里疯跑。我们“走香”、斗四角纸牌,疯玩时满头大汗时,便偷偷掏出裤袋里的“大肠酿”,在伙伴们面前得意地舔上一口,那小小的骄傲,是穷日子里最甜的慰藉。体温捂热了糯米的香,那一口软糯,藏着整个童年的快乐。

每年腊月廿六、廿七,是母亲做“大肠酿”的日子,一副猪大肠,能酿出十多斤的分量,从新年一直吃到正月十八的年份。那缕浓香,陪着我们除夕守岁、初二拜年、十八闹年例,飘满了整个新春。母亲一生勤俭,从不浪费一粒米,一口菜,她的一言一行,像春雨润物,教我们惜物惜福,这份勤劳俭朴的家风,我一直守到如今。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乡村变了模样,物质日渐丰盛,菜市场里的食材琳琅满目,还出现了许多预制菜、速食品,再也不用为一口吃的精打细算。快节奏的生活里,人们总追求方便快捷,再也少有人愿意沉下心来,守着灶台,花上大半天功夫,做出一道繁琐的老味道。那些植根于农耕时代的老手艺、老传统,那些慢火细熬的烟火气,就这样,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我总在某个黄昏,念起老屋灶台上飘起的那缕浓香。那不是简单的食物香气,是时光里慢慢“酿”出来的,沉沉的乡愁。母亲做“大肠酿”的身影,弯

腰清洗大肠的专注,灌馅料时的细心,挂在横梁上的满足,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从未散去。如今母亲已年过八旬,头发花白,手脚也不再灵便,再也没有精力折腾这费时费心的吃食了。我也许多年,没有尝过母亲亲手做的“大肠酿”了。

纵是日日夜夜,纵是念念不忘,终究回不到旧时的心境,回不去那段慢腾腾的旧时光。时代向前,我们得到了丰衣足食,得到了便捷舒适,却也悄然弄丢了一些珍贵的东西:那些慢火细熬的传统美食,那些沉心做事的闲情,那些藏在灶台间的脉脉温情。

后来我渐渐明白,把寻常食材化腐朽为神奇的,从来不是繁复的配料,而是一颗用心。美食从来不会凭空而来,唯有倾注心意、耐住性子,才能烹制出打动人心的滋味。母亲的“大肠酿”,酿的是糯米,是食材,更是藏不住的母爱,是岁月的温柔,是农耕时代最质朴的生活诗意。

简单的食材,独有的味道,是旧时光里最美好的回忆。那样的灶火,那样的温情,那样满心欢喜等待美味的童年,终究难以重现。

现代人的脚步太快,快到没有耐心守着灶台,做一道繁琐的老味道。可记忆里的“大肠酿”,母亲忙碌的身影,老屋飘出的柴烟与浓香,永远是我心底最软的乡愁。岁岁年年,无论走多远,那缕香,那份情,都牢牢扎根在心底,不曾淡忘,也永远不会消散。



茂名印记

可敬可爱的农场割胶工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 零晨四点,大地还是一片漆黑。普通人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中,但我们的割胶工人已在路上了。他们身穿工服,脚穿雨靴,头戴矿灯,“全副武装”,每人挑着一担收胶乳的铁桶,昂首挺胸,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向前方……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他们多么浪漫,多么乐观,多么豪迈,多么可敬,多么可爱!他们的初心是朝霞映红装满胶乳的铁桶,映红自己灿烂的青春,映红自己心爱的胶林。图为1972年红峰农场割胶工人走在前往割胶路上的照片,分别是陈桂珍、陈兴、陈亚振、邱永琪、阮端志、李阳庆(左起)。

文/陈冲 图/化州红峰农场提供